



*Encore Provence*

# 重返普罗旺斯

〔英〕彼得·梅尔 著 王春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*Encore Provence*

# 重返普罗旺斯

[英] 彼得·梅尔 著 王春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重返普罗旺斯 / [英] 梅尔著; 王春译. — 海口:  
南海出版公司, 2013.7  
ISBN 978-7-5442-6611-6

I. ①重… II. ①梅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  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702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9-176

Encore Provence by Peter Mayle  
Copyright © 1999 by Escargot Productions Ltd.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scargot Productions Ltd.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彩页插图选自普罗旺斯多位画家作品。

## 重返普罗旺斯

[英] 彼得·梅尔 著  
王春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刘灿灿  
特邀编辑 熊娉婷  
装帧设计 韩笑  
内文制作 王春喜

印刷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 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印张 8  
字数 150千  
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 
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442-6611-6  
定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[www.readinglife.com](http://www.readinglife.com)  
出品

## 目 录

第二印象	1
谁谋杀了帅气屠夫	21
普罗旺斯从未存在	41
乡居秘笈	57
喜欢普罗旺斯的奇特理由	75
马赛初游指南	91
成为闻香大师	109
寻找完美的开瓶器	127

夏日午后消闲八法	147
鹅肝酱的长寿秘密	175
橄榄油的发现之旅	193
卡庞特拉的松露集市	211
绿拇指与黑番茄	231
后记	247

*Encore Provence*

第二印象





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有人用高压水枪冲洗内衣，还真的难以相信新旧大陆在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之大。

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，寒冷、宁静，整个村子里回荡着高压水枪“砰砰、砰砰”的爆响。循着声音走近，目光越过一垛花园围墙，只见一根晾衣绳上晾满了花花绿绿的男式内衣。这些衣服正遭受猛攻，被水柱冲击得飘来荡去，就像射击场里悬挂的标靶。稍远处，水花溅不到的地方，攻击者头戴帽子，脖系围巾，脚蹬高及脚踝的拉链式绒拖鞋。他一副作战士兵的标准姿势，两脚大大叉开，“枪”架在胯部连连射击。一串串无情的“子弹”左冲右突，内衣们绝无招架之力。

就在几天前，我和妻子回到了阔别四年之久的普罗旺斯。那四年，我们大多待在美国，回归熟悉的语言环境，觉得舒服自在。社交用语是否得体，性别表达是否准确，这些问题相较而言不受约束——尽管不是毫无顾忌。我们再也不用仔细斟酌用“您”还是“你”

来称呼对方，也不必慌慌忙忙查词典确认桃子、阿司匹林等样样东西是阴性还是阳性。我们讲的可是英语，尽管听力有些迟钝，时髦的用语还需要慢慢习惯。

一位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的朋友告诉我们，他再也不“矮”了，而是“海拔受到挑战”。以前简简单单的六十分钟的“整点”，衍生出了“底点”（半点）和“顶点”（整点）。“离开”房间，要说成是“退出”房间。经济有规律地受到“冲击”，听起来像是在说疼痛的智齿。伟大的思想者过去纯粹凭“臆测”，现在是靠“直觉”。“但愿”，一个讨人喜欢、与人无害的词，却一直被滥用。重要人物“改变看法”，则成为“作出策略调整”。

日常谈话中，许多骇人的法律词汇也蹦了出来，反映出诉讼业已成为全民关注的活动。“多余的辩解”就是这类可怕的新词中的一例。我还发现，那些老于世故又颇有影响的美国人——那些媒体乐于追逐其言论的人，并不乐意“完成”某事，而更愿意“结束”某事。我有一种糟糕的感觉，不用多久，高档饭店里的服务员就会学会这种造作。我已经听到过此类说法：“你的沙拉结束了吗？”（当然，这是在你花了点时间“反复研究”菜单之后。）

我们初次晤面的人是“外人”，尽管也没见到他那位可以成为“内人”的近亲。我们被人教导要“聚焦”某事，丢掉“专注”这种极为老套的说法。刺激的新词，每一天都在涌现，但是这些小小的新奇改变不了这个事实：无论如何还是身处母语环境当中。由此看来，我们应该有归属感才对。

但不知为何，我们的感受并非如此，当然不是因为不受欢迎。

我们遇到的每个人，都不负美国人热情友好、慷慨大方的美誉。我们住在东汉普顿郊外，长岛的远端。这地方一年有九个月幽雅宁静，景色宜人。我们尽情享受美国生活的便利、快捷和丰富，融入当地习俗。我们慢慢熟悉了加州的葡萄酒，学会了电话购物，能够镇定自若地开车。我们补充维生素，偶尔会担忧胆固醇的摄入量。我们开始看电视节目。我在餐馆里不再抽烟，只是私下里会拼命过瘾。甚至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坚持每天喝八杯水。换言之，我们竭尽全力适应这里的生活。

然而即便如此，内心仍然感觉缺失一些东西。更确切地说，那是我们在普罗旺斯习以为常的一切，景色、声音、气息和感觉——从田间地头弥漫的百里香芬芳，到周日集市的喧腾和拥挤。一周又一周，我们饱受思乡之苦。

人们通常认为，重返留驻过快乐的故地不太明智。众所周知，记忆是个固执偏见、多愁善感的编辑，总是根据自身喜好来取舍，并对过往加以修饰。在这种玫瑰色的回视目光中，愉快的时光变得奇妙动人，不快的时光逐渐淡远、最终消失，留下的只有一团诱人的迷雾，包裹着明媚的日子、朋友的欢笑。真的如此吗？昔日时光还会重现吗？

当然，要弄清楚这件事，只有一个办法。

从美国直抵法国的人，首先遇到的一个最伤脑筋的冲击就是交通状况。我们一出机场就受到此番冲击，陷入混乱的高速车潮，面临四面八方小汽车的冲撞危险，仿佛驾车者都是夺路而逃的银行劫

匪。我们很快就想起来，法国司机习惯于将前面的每一辆车都视为挑战，或从旁超车，或急拐弯超车，哪里还在乎是不是闯了红灯、有没有“谨慎驾驶”提示牌。高速公路每小时限速八十英里，简直就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，令人无法忍受。这或许可以作为一项特殊的规则约束观光客，法国司机才懒得理会呢。

如果配置够好——自己的反应速度够快，座驾的性能够好，你就不会那么提心吊胆了。不过当一辆迷你雷诺从旁边尖啸而过，车轮飞过地面，你还是会忍不住想：干脆把小汽车设计成能够超音速飞行吧。你要是碰巧又一眼瞥见方向盘后面的情景，怕是再也不会信心满满地开车上路了。众所皆知，法国人不加入手势，就很难将两句话连贯起来。手指摆动表示强调，双臂上举表示沮丧，好一场谈话的交响乐！这种情形若是发生在酒吧里，两三个人比比画画、争执不休，看了算是个乐子，但是在时速九十英里的驾驶过程中让你看到，会吓得你心跳骤停。

因此，转到乡村小路后，以拖拉机的速度缓缓行驶，总会让人如释重负。你可以慢悠悠地欣赏沿途风景中的绘画杰作。我第一次来普罗旺斯，就爱上了那些画在谷仓和孤零石屋上的退色广告——邀请过客品尝失传已久的开胃酒，或者品尝巧克力，推销化肥。七八十年过去，经过一次次夏日的暴晒，油漆开裂、剥落，那些蓝色、赭色、奶黄色都已经泛白。

近些年来，这类粗朴的广告已经不占优势，画面没有那么生动的现代广告反而越来越多。如今的城镇和村庄一般都有两个名字，一个是旧时普罗旺斯的拼法，一个是新的拼法。比如 Ménerbes（梅

纳村)可兼称为 Menerbo, Avignon (阿维尼翁) 或叫 Avignon, Aix (艾克斯) 也称 Aix-en-Provence。这也许仅仅是个开始。如果普罗旺斯的路标游说团体来劲了,说不定某天我们就会看到“常有雷达管制”、“低空飞行器”,甚至“巨无霸汉堡之家”这类适应弗雷德里克·米斯特拉尔<sup>①</sup>的诗歌语言的标牌了。

标牌随处可见——有提供信息的,有劝诫的,有教诲的,有说明所有权的;或钉在树上,或挂在田边地头的柱子上,或绑在栏杆上,或贴在水泥墙上;宣传酒窖、蜂蜜、薰衣草精油、橄榄油、饭店和房地产代理商。这些标牌大多是在邀揽路人,也有少数提醒小心恶犬,其中一个尤其具有震慑力,也最让我喜欢。我是在上普罗旺斯地区发现这个标牌的,绑在小路边的树干上,指向一片杳无人迹的野地,写着这样一句话: Tout contrevenant sera abattu, les survivants poursuivis, 大意是说:擅入者小心枪击,幸存者难逃指控。我倒宁可相信这只是作者的幽默。

此外另有一类警告牌,我很难想象可以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看到。每周都有集市的圣特罗佩竞技场,你会发现那里的栏杆上钉着一块搪瓷告示牌,以大号字体严厉警告路人不得在此地大小便——举个例子吧,在东汉普顿,居民的膀胱是出了名的富有教养、高度克制,哪里还需要这类告示。

这类告示在法国必不可少,是因为法国人有“随处方便”的习惯。任何时候有内急,都会立即释放,根本不管彼时身处何地。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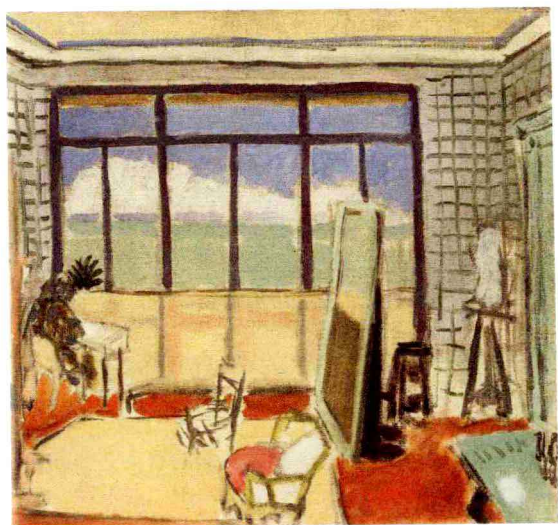
---

<sup>①</sup>弗雷德里克·米斯特拉尔 (Frédéric Mistral, 1830—1914), 出生于普罗旺斯的诗人, 一九〇四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城里，僻静的角落数不胜数；在乡间，旷野千里，随处可见的灌木丛都是隐蔽的方便之处。但据我亲眼所见法国人对“作恶地点”的选择，他们才懒得关心是否隐蔽呢。他们有时立在岩石上，身影反衬着天幕，仿如遇困的牡鹿；有时近在路边，你还得转身避开，以免打断他的好事。他做着这等响应身体召唤的平常事儿，没有丝毫的窘迫之感。相反，你走过时与他目光相遇，他还会礼貌地点头致意。不过更有可能的是，他抬头望天，一边方便，一边观赏白云。

幸好，这类“禁止”告示并不是大部分公共场所的常规问候语。陌生人之间礼貌相待，是法国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。人们并不一定友爱可亲，但总是彬彬有礼。上午出门办事，每停留一处，都会听到简短的温馨问候，对方意在表明注意到了你的存在，这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。比如在英国，许多店主会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表情，大概是因为你没有经过正式引荐。而在不拘礼节、恣意随兴的美国，你经常会见到另一种极端的现象：顾客得回应一些善意的问话，诸如健康状况如何、生活情况怎样；如果稍有恍惚，未能及时将话题掐断在萌芽状态，就会迅速淹没在一连串的建议和问话当中，祖宗家世啊，衣着打扮啊，古怪发音啊，五官外貌啊，不一而足。在我看来，还是法国人善于把握待人的亲疏尺度。

这种得体的待人方式，有时必须依靠语言的辅助。哪怕是处理细枝末节的小事情，语言也有助于文雅地传达意思。“不，先生，您并没有狼吞虎咽，您只是遭遇了一场肝脏危机。”“角落里的那位先生放屁了？不不不，当然不是，那是《穷人的钢琴》的哀怨乐声。”“说到肚子，您的衬衫扣子快要撑开了？呃，那不过是女厨师



尼斯工作室的景色

油画 46.0 × 61.0cm

亨利·马蒂斯 1929 柏林：贝格鲁恩博物馆

做的一个奶油蛋卷呢。”还有这句字幕，来自一部经典的西部片——牛仔：“给我来杯带劲的威士忌！”字幕：“我要一杯杜本内<sup>①</sup>。”难怪这么多年来，法语一直用作外交语言。

还有美食语言。你如果在一个国家得到这种印象，人们经常因为吃中饭或晚饭而耽误其他事情——至少快要耽误，那你可能以为还会看到一些形体特征，反映出这种全民性的美食热情。比如，一副又一副壮实的躯体、一个又一个圆滚滚的“米其林人”，吃罢这顿又赶那顿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至少在普罗旺斯不是。当然也有这样的人，餐桌旁的“猛犸象”，但他们只是少数。我平日所见的大部分男女，身材之纤瘦令人艳羨，完全不合道理。我听过其他国家的人如此解释：遗传基因形成某种良性组合，或者大量的咖啡和法国的政治导致新陈代谢过度活跃。然而真实的答案并非如此，而是取决于他们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以及怎么吃、怎么喝。

法国人不吃快餐。通常，你在大街上看到他们只是吃点面包——撕下一截法棍，边吃边走出面包店（如果是热乎乎刚出炉的，那诱惑几乎难以抵御）。对比一下美国公共场所的吃喝：比萨呀，热狗呀，粟米脆饼呀，玉米卷呀，炸薯片呀，三明治呀，大量的咖啡呀，半加仑一罐的可乐呀（当然是低糖的），天知道他们在仓促之中还吃了别的什么东西，而且经常是在去上有氧运动课的路上吃的。

法国人只要在餐桌旁坐下，正餐之间的克制就会得到补偿，而这也是让其他国家的人深感困惑的地方。一天有两顿都吃得结结实实

---

<sup>①</sup>杜本内（Dubonnet），法国开胃酒。



实，人怎么可能不变成大肉球，或者不会摄入过多胆固醇导致动脉硬化，因而患病晕厥呢？当然，法式餐食分量适中，不过上桌的样式可接连不断没个完，其中有些菜肴会吓坏美国的医生，比如加有奶油的酱猪肉，配上阿马尼亚克酒的肉末馅饼，裹着黄油酥面的炸蘑菇，鸭肥油烧煮的土豆——这些还只是主菜之前的开胃菜，接下来自然还有奶酪，不会太多，因为随后还有甜点呢。

而且，如果没有一两杯葡萄酒，谁会仅为填饱肚子而热盼着这么一顿饭呢？多年以前，那些探究美食真谛的人发现了一个法国人老早就知道的奥秘——喝点葡萄酒有益身体健康。有人研究得更深，希望找到这种“法国悖论”的合理解释。他们注意到，法国人喝的葡萄酒比美国人多出十倍。这就对了！悖论有了解释：一定是因为葡萄酒的缘故，法国人才又苗条又健康。

我倒希望事情就这么简单，但我仍然怀疑另有其他因素对法国人的肠胃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。我相信——尚未找到任何科学证据——这里的食材不像美国的有那么多添加剂、防腐剂、着色剂和化学元素。我也相信，坐在餐桌旁好好吃饭，比趴在办公桌上、站在柜台前或在驾驶途中仓促进食更加有益健康。我还相信，无论在哪儿吃饭，狼吞虎咽的快速进食法对消化系统的损害比肥鹅肝更甚。前不久，纽约的某些饭店兴起一种新风尚：午饭时间压缩在三十分钟以内，以保证尊贵而忙碌的经理们能在一小时之内招待两批“受害者”。那份食谱肯定会导致神经紧张、消化不良，否则我宁愿吞掉自己的手机。

的确，时间在普罗旺斯不像在世上其他繁忙的地方那样受尊崇。